

三朝



列傳第十六

有書三十五

高祖十二王

臣蕭

子顯撰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
 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
 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
 陽王鐸晉熙王鈇袁脩宏
 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劼
 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

豫章文獻王嶷謝
 王晃羅太妃生武
 王暕高陸脩儀生鄱
 桂陽王鐸何太妃
 貴人生衡陽王鈞
 鈗李美人南平



王鏡第九第十三第十四

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

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雷

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

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

軍淮南宣城三郡太守並

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

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十七皇子早亡衡

三子也宋元徽四

參軍南陽王文學

州以映為寧朔將

從事中郎輔國將

仍為假節都督

兖州刺史將軍

軍將軍仍復為

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假

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

鑠鑑並為開國縣公各千

而太祖踐阼以映為使持

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

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

疑既留鎮陝西映亦不行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

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

督復為監軍督

及弟晃暉暉高鏘

戶未及定士宇

都督荆湘雍益梁

將軍荊州刺史封

湘州刺史豫章王

攸散騎常侍都督

揚州刺史持節如

州吏治聰敏府州

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

彭城王義康以後

未之有也出為都督荆湘

益梁巴寧南北秦

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

刺史持節常侍如

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

騎常侍進號征西

永興元年入為侍中驃騎

軍二年給油絡車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七年薨映善騎射

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

接賓客風韻韶美

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二

二韶賜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

子皆封侯長子子

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

永元初為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

為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

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為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

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自外郎太子洗馬歷琅

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

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為有司所奏請議

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

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反不拜
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
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晁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
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蕭四繳其年遷爲持
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太祖踐祚晁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晁
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
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以湖關隊使晁御馬
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
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晁屬世祖處
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
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晁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
左右四十人晁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
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
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

稽首流涕曰晁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
白象晁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誡世祖
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歟汝
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晁亦不見親寵當
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晁鎮
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
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
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同三

司世祖嘗幸鍾山晁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
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而稍不出乃
令晁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
上輒令晁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
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晁字宣昭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
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故晁見愛初除冠軍將軍
轉征虜將軍晁剛穎雋出工奕並與諸王共作
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晁汝二十字

諸兒作中最高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
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
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
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
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卽位進彌左將軍入爲
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入常卿又爲中
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並如故畢無寵於世祖
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疑
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

憶武陵上乃呼之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
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
可謂仰籍天忒歟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救
畢疊破凡放一箭五破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
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
回面不答又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
畢方出外鎮求畢宅給諸皇子畢曰先帝賜臣
此宅使臣歌詠今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
宅易州至鎮一百餘日典籤趙溼之啓畢得失於

是徵還為左庶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
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
殿聞畢至引日丸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
車府給副御十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
例者不得復急為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
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
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
畢畢留儉設食牂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
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為丹陽尹常侍將軍

如故如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
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
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眾論喧疑畢眾中
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若嫡則應在大孫鬱林
既立甚且見憑賴遂言曰元年在二十八薨賜東園
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高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
除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為使持

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為左衛將
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領
部尚書言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南徐州刺史九
年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高性有
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詔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
祖即位以鏘為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軍鏘校

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為
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
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為江州
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
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
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為領軍常侍
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
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
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強以章王薨其年給油

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
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
王問訖獨留鏘謂之曰公明且諱於法身何如鏘
曰臣諱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
少朝廷之幹唯諱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兵共計取諱公既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不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
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

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
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比皆屬
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察以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
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繁等閉城門上仗誰敢
不問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
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
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

啓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鏞宅害鏞
譚察等皆見殺鏞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
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闢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
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
為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
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
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鏞好
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過疾上為南康

起青陽巷第新城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

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為之詔止樂薨年三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頴六祖第十三子永明五年為

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

七年遷左衛將軍以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

出為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

年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

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謂其左右不為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為散騎嘗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

鬱林即位進號前軍延興元年嘗諸王遣表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十八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太司馬但溫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鬱林即位進號世虜將軍延興元年

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鉞字宣攸太祖弟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旦曰元年山出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入延興元年進魏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弟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為驍騎將軍出為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

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

行直視

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

王晏以謀

立鉉為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

與外人交

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

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眾竊寃之

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

王昭買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

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尋

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則國必重勢之
所歸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由言同論之當
矣分理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出必隨世章卿
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首可極仕無營
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
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
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
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疎
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
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立信之矣
贊曰高十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
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觀謹敷

列傳第十六

南齊書 三十五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三十六

臣蕭

顯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
 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
 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
 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
 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
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為建安王司徒參
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寧議策秀才
考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
與第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
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
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憲對不盡問
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
與其俱奇必使一亦且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

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為司徒記室正負厥
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
直常侍太祖為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
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倍
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既誅太祖以
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容至
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既醉氣橫
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為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

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教司徒褚淵侍中謝
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嘔之摠明學
士劉融何法罔何曇秀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
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
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
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
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卷司所奏
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
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驚跳下車

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隋車僕射前後言
諂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
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
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
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
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
丞袁彖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
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踈黜
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

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
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搦白從王永先到臺辨
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
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
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
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
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
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
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行

長習民慝狂狡

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豐累如

共觸刻容掃轍

父理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

慈捨之憲外許

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

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置毒於京輔之門

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

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

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

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豕

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遂之奏曰臣聞行父
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
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
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
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
悖議爽真置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
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
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是彖之由尋超宗植性
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父異不遠通張敬兒潛
圖反噬四罰未塞僞言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
姦邪疑間動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
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
品第不簡而疊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
懲况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
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乘此而不糾憲網將
替豕才識疎淺質幹無聞馮心感昇然宗因慈荷任
不能克已厲情少酬恩獎焚燒法容非用申私惠

何以糾正邦違式明至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
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
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
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各請杖督五十奪勞百
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
臣等竝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
謬之愆言伏追震保詔曰超宗曹同大逆罪不容
誅豕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
免官如案禁錮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
首詔徙趙州行至章上私錄章內史虞棕曰
謝超宗令公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
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鄉死罪二十餘條
上疑其虛妄以才鄉付廷尉辨以不實見原永
先於獄日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莞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
徵太宰從事中郎祥永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
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大祖大尉東閣祭酒
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

陵王暉所遇除正負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
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
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
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
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
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
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
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聚忽王與爲僕射

祥與吳子融同載行羊市嘗見路人

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

連珠十五

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典教之道無尚必同拯

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捐讓之禮行李元舜之朝

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

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音待湯桴以振

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又之臣借

湯武而隆英之遠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助慙饑在

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鬻不念狐白之溫故

才以偶時爲勸道以調俗爲意蓋聞習勤之功
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
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
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
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擬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
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
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友則幹故
包胥垂涕不帶肉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
之筭蓋聞智出盡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存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
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
才滅耀故墜葉垂陰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
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
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
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
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
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
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
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
凋之榮故展禽爲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
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
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
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閉於明非盈
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
不開矇童之目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中

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從請謁絕
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
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凡浮擱天倫無一日之悲
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負反存沒相捐
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
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
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
墨元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
至天雷聞祥與整妻並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

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為凶人所
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
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
寡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
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
口噉詆目朝主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為口實冀
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只望悛革如此所聞轉
更增甚誼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
聽近見卿影連珠空口善學曼彌不可長卿不見

謝趙宗其才地一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
一我當原卿性命今卿萬里思誓卿若能改革
當今卿得還獄翰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
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三
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八官二
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使蒙抑
擢祭酒三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富榮渥彌
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
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

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三武陵功曹
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詔大司馬並
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
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德英明四海傾屬囚
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恥議目餘
令王未被祗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敷旨製
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
疑事衛將軍臣儉字輔聖朝今望富世囚自斷
以詔儉儉為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

何敢為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為向誰道
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
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
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
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
將永明元年坐廟莫不脩削爵後為羽林監九
年又坐與亡弟是揚別居不相料理揚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

材以泥洹盡透葬劉墓為有司所奏事寢不處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
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繁可茂
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義所加取忤入世向之
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齊之而不
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君
漢朝失典流放南濱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三十六

列傳第十八 南齊書三十七

臣蕭

撰

劉撫

劉峻

虞棕

胡諧之

劉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

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撫少襲爵

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

三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
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以殺仍除長
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爲功臣
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一議參軍擢
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
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俗如善納又遊庖廚豐
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以帝遣求不與逼奪
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証奏搗罪付廷尉將殺
之搗入獄數宿鬚鬚比白免死數系尚方奪封與

身其以貶素系自立帝除搗
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一輔國王景文鎮
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取明威將軍除

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寶表
讓封還搗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
家累年弟道元徵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
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一刺史陳顯
這起兵以應朝廷道以猶豫見殺一家人在都
從野之歸見兩三人持聖刷其家一須臾滅明

日而遁死問主撫邊懼詣太祖請即下板為世祖
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兵中軍出為永
嘉太守為黃門郎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
子不拜又除長沙三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宗
世上數遊會搗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
得早青瓜與之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時良
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
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搗持舊酒後狎侮
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之虞果之所論三年

復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
城郡搗問說不修民敬為有司所舉免官久之
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
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為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
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
初為衛尉主簿奉車都尉大明初為中書郎太
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為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
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為太祖驃騎參軍歷
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

豫章三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 出為

晉安內史還又為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

元王分為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汝南新

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為南徐州初辟

俊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尉

馬都尉轉宗愨寧蘇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

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景

載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一府參軍代世

祖為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

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鄒陽縣侯世

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

為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

侍郎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

廢不緝俊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餘人役奔

走俊親率屬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崇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

僅出謁三。是又出謁。後明帝崩。表奔赴。救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後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在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勳於大桁戰死。後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勳屍。項後傷缺。後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勳為領軍。素與勳善。書壁曰。承至性。戮意。轉之危慮。深以酸。但終哀。全生先王。明執豈有去。縑纊徹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百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及太祖。怒眾軍出頓。武湖。後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後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後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朝。國將軍。世祖鎮益城。上表西討。求後。自代。世祖。不。行。後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年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為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新軍如故。襲爵都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

遇後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
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
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
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身王
事宣考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
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謂悟感太祖集議中華門
見俊謂之曰君昨直耶俊答曰僕昨乃正直而
言急在外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於中華門言我何其欲謝世事又曰臣世

受宋恩門荷齊春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
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遺太子
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
開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即位改領前軍將
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充州以
俊為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
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勸討壽
殘乎壽陽無所犯蓋以德之為立碑祀俊步
道從壽陽之鎮通一兩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

伯宣殺剛俊成三級漢淮虜以為義陽太守俊
設計購誘之虜缺刺刺史謝景殺伯宣兄弟北

襄城太守李崇公歸降俊於州治下立學校得
古禮器銅鑿銅鏡一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

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麗

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裘於牖中宴樂以

冠賜俊至夜乃去後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

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

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遷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

從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

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為內史隨府轉安

西俊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

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

請孔覲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

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甚貴其傷

一也三吳國之關閘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次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也夫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

收貢金大興鑄錢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滯深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滿深不復行矣所鑄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滿深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鑄前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

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
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
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
會晏駕事寔永明八年俊啓世祖曰南廣郡界
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
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
毛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
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

之嚴道

地書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

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
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
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
為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
故俊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
閨房供養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
儲在蜀作一美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

都欲獻之而山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
鬱林知之諫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
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
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宗桂陽事遂啓別居終身不
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
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
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官假節出鎮
灤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既盛俊又以
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思之六祖為鄱陽

王鏘納俊妹為妃高宗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
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
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
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
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
謚曰敬

虞宗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
書父秀之黃門郎宗少而謹教有至性秀之於
都亡宗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

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心而領軍長史正負
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
尚貧薄宗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王
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為中軍引宗為諮
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謚持手書謂宗曰今因江
吏郎有白以君情願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
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
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為豫
章內史將軍如故宗治家富殖奴婢無餘手雖

在商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
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
將軍如故宗善為滋味和齋皆有方法豫章王
出教盛饌真子實謂宗曰今日有羞寧有所
曰恨無黃頭雁何曾食蔬所載也遷散
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小百官戎服救
朱衣乘車鹵簿於宣明門外行馬內驅
有司所奏見原上以宗布衣之舊從容謂宗曰
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

宗 時 宗 為

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惊求扁米糲惊獻
糲及雜肴數十輦太官鼎未不及也上就惊求
諸飲食方惊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惊乃獻
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為冠軍將軍車騎長史
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
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
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
廢宗竊歎曰王徐遂縛廢天子天下豈有此
理邪廷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宗稱疾不

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賈廢立事示宗以宗舊人
引參佐命宗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勳力寧假
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
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宗稱疾
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屬屬興
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
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頰加醫治曾不瘳
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瘵餘辰詔
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

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袁失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衣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曹旬見稱從邵陵王南中

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為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為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六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環潤善自居處素
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
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
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
當今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
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
上表曰臣私明罪覺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
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謨之復早歿
妾與亡弟二兄臣謨之銜感家庭得蒙訓長

同極廢何圖一旦奄見矣并放吉凶分違不獲

奉之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

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

史行事臺軍為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

事如故復為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

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

如其言虞宗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

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

曰肅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並匪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眞生富厚後不遠度劉實朝交胡乃蕃故頡頏其采康衢騁步

列傳第十八

南齊書三十七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三十八

蕭景先

臣蕭

子顯

撰

蕭赤斧

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

頌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
軍邛縣令負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
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
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
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
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
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攸之事平還都
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
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

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
上諱出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
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
兵義陽人謝天盖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
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
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盖
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額跋屯汝南洛州刺
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
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

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為聲援虜退進
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
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
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
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世祖即位徵為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
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
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申仗從

廉察左右尋進爵至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
遭母喪詔超起為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
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司馬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
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旦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
州刺史張環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
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摠率
步騎直指義陽可假即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
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
遇疾遺言曰此度疾之加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

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
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
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
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蒙聖明非殘息所能
陳謝自丁荼毒以來裝安已多分張所餘醜猥
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
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
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四牛二頭上臺馬五匹
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

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
心翰臺六親多未得
料理可隨宜溫郵徵申主
息所賜宅曠大恐非

義等所居須喪服竟可以
遂臺劉家前宅久聞

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
少啓官乞足三處田

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重人隨宜買鹿獾奴婢充
使不須餘營足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

書必勤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立時年五十
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
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賜錢十萬布二百匹

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敵網繆少長義兼勲威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外寵榮用申在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諡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為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為高宗所疑忌王昂事敗并陷誅之遣聖教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穿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使殺之

蕭肅亦字南蘭陵人八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亦介歷官為奉朝請以和譜為太祖所知宋大明初晉陵王誕反廣陵亦為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二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

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
錢唐令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
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
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
黃明郎淮陵太守從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
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
車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
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
蠻姑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

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
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
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
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
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
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
斤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懿伯子頴胄襲爵
頴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祖謂

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察為南徐州以穎

胄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穎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為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犢牛上慕儉欲鑄壞太宮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左此器也帝

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立鎮石頭以穎胄為
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廬
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
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
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
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兖徐青冀
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和帝為
荊州以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
守行南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

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
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
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
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
兵廬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
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言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
胄音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
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
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實書

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
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
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
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
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
平太守劉熙畢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
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
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
祭道馱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

部曠慕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噲山陽寧
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
委已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
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
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
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
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貴以助軍費長沙
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
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

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
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
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
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破數無恒
剥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章投袂漢室方昏
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
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
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
之所出入莫不 踵來王六人臂納首鬱鬱林昏迷

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
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
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日不顯不明求衣故奇士
盈朝異人輻湊若廼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
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草之瑞諒以則天
比大無德稱焉而嗣王不綱躬肆陵暴十僂言畢
行三風咸龍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
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疋與比周遂令親
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

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以外戚懿親或皇
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忠凡臣竝勲彰中興
功比由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
正直貽斃害如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滑陽追遠
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口疑忠而獲罪
百姓業業罔知攸既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
命驅士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
闕城無完宇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動濟宗祐業
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

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
屈當時迺心可亮
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族
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
見踈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
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
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
為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
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闐肆之間宵遊街
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為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

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前夫天生蒸民樹
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
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
勳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
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是
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龍襲月孽火燒宮
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沾危三才莫紀大懼
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
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

歲億元顯顯威風

聖皇上游任

家國之不平寧濟是富

以符聖宗不荷德

真深書真誓清時

今命冠軍將軍西守

議領中真兵參軍軍王揚公則軍朔將軍領中

立參軍軍王王法度軍將軍詔議參軍軍王

義輔國將軍詔議參軍領別駕軍王宗大輔國

將軍詔議參軍軍王樂善將軍領勳卒王

軍王詔議參軍軍王將軍領詔議參軍王

軍王詔議參軍軍王將軍領詔議參軍王

高軍主高蘭之驍騎將軍中直兵少府監
荒之驍騎將軍中直兵少府監
將軍中直兵少府監主朱斌中直兵少府監
宗冰之驍騎將軍中直兵少府監主朱景舒寧
朔將軍中直兵少府監主慶城軍主遠將軍軍主
度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
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中直兵少府監主王世
興守鐵騎一萬八千趨白下江寧將軍領司馬新
興太守高侯詳盜朔將軍以訟議參軍軍主柳沈

軍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
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駝繼發雄
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
地為之驚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
律中權蓋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香雷
雷荆南監燕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
萬抗威後拒蕭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廣既痛
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豎精卒千
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志力齊奮江州

度王湘州張行臺主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
同並勸曉猛指皇示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
請聖屯平原露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
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
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如法珍二人而
諸君德載累世動慕先朝屬無安之時居
之運受迫三季暨念有化懼八軍近次當冬
迹來赴軍門敷到之一只有能斬送蟲兒法
者封二千石開國侯侯若迷惑凶黨敢

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
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正
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川進
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
時月未利當須來等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
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藉以義心一
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救義而動天時人謀
有不利者或王伐討行之太上威豈復待年月耶
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劉季羣等起率衆向百口

三年正月和帝為梓潼王領左長史進號鎮
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策梁二屢表勸和帝即
尊號梁州刺史柳悅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
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
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美建
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臺中柱壁上有小星
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瑞
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特選節度使令假節都

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
史本官如故左丞樂正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
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
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
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
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冲據
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
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
遣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

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
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
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
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在
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
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纂奔豫章穎孚靈祐
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
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
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
兵出彭蠡口東昏自統遣軍主彭益劉希祖二千
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
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聞
兵至望風奔走前刺史謝纂復還郡劉希祖至
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
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纂又遣軍攻之
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
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
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纂纂復敗走豫章劉希祖

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
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
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
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
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
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曾休烈書
瑣破汝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
流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胃恐馳告梁
王曰劉孝慶爲蕭瑣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
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瑣
曾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
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
胃乃追贈任流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
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瑣時梁王已平郢江
二鎮穎胃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
酒噉白肉膾至三升旣聞蕭瑣等兵相持不決
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
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

薄忝籍葭草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
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摠率諸侯翼奉
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
不服今四海乖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
駕及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
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
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
艱難殷鑒季末顛覆歎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
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諱元勳上德光贊天
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
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
黃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
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
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
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
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
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闕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
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令上車駕
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川葬
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
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
為將相夫股肱為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
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
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金不
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王鄉義漢陰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二十九

臣蕭

子顯

撰

劉瓛 弟璉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丑倓六世孫也
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
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
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
賢子充秀州問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

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百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

下詔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里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

承耳上又以璫兼揔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
記室參軍承如故璫終不就武陵王暹為會稽
太守上欲令璫為暹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
者轉衆未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
室璫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
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
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
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駸有足黜者中以親老供

養寒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
目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賜以
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
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
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
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徐令上文長者永瞻
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
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
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

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
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
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
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讓鑣
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
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
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
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獻

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
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仕在檀橋瓦屋數間上比穿漏學徒敬慕不敢
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
表世祖爲獻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
皆賀獻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
從獻學者彭城劉繪從陽范績將厨於獻宅營

齊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歟
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
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
稱歟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
與司徒褚淵為歟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
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即出其妻及居父喪
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
為歟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
於世初歟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

陽律數之學廢矣吾公講此曾不得其歸時

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
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
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
丞歟弟璉璉字子璆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
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
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
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
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

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日觀
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叔被行
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璉問其父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母上事輒削草尋署
十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
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
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子
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
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
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
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
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
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
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
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奏
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

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皇后宜遵
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
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
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
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
坐家奴客為劫子果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
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
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運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
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

典案遐啓彈新除詔議參驃騎大將軍

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款付建康而憲

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

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之於時其及中丞者從

不始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伐之宗其為左丞

彈言徒屬王濛憚罰旨解屬為疾遊行初不及中丞

相祕不奔以陵左丞鄭龍不彈祕直彈中丞子

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

左丞度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

陷汝蕃岳寧臣引咎謝促言而寧具帥之効曾莫奏
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
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
所以各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
也今若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
真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
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人彈段國又
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江左丞殷景熙
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

皆為重劾凡茲十彈差是言曠之比悉無及中
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蕺江謚彈王僧朗王雲
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
今龕鬻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
宜依以為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
國憲今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
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貴貽塵千載
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
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

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
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
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
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
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
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
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
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
糾亦免勗官左丞劉暕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

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
官左丞徐友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
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
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
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
給事中祕書監御史部四年復為祕書監領國
子博士遷都官崇書出為輔國將軍鎮北鎮軍
二府長史遷新領軍永明元年轉度支
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社服春

秋何氏公羊慶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
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
言論之曰易近取諸自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
通萬物之情自商瞿云云固何其閒立傳年未為
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
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占小數百年後乃有三弼王
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至能頌廢前儒若謂易道
盡於王弼方須大論音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
欽 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

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勗請置周易鄭玄注博
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度皆雋神清識能言
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
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
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
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
易獨立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
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
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

虞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
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
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
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
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
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
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
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
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立注觀其用辭不與注
書相類案立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
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
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
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
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
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
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
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
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

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感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枕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晉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陸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諡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音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

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
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
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為況搢
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
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丞竟
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
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
悅用為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自代

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

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

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

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

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

衰成竝軌故老以為前脩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

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

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

南齊書卷二十九
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
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吳拱以
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
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
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
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
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
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
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
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
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
璉居閭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

臣蕭

子顯

撰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鄉首
 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良阮淑媛生
 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
 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
 宰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

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
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不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考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逼切
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
使人既非詳慎勲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罷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樂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擅宗斷
族排輕斥運脅逼津逮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皇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群曹開亭
掬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箴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

飲即許附申

欽

格明日漕輕貨薄便復入恩

科筐貢微闕總捷肆情同塵毀謗隨忿而發及
其視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後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選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釐雖復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濇辭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開緩貽譽少為款捐入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徧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煩重但令必
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募役
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
道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
走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
地優役寔爲不少兼折蠶減竊遠近輒安封聞
事縣邑千伍佰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米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新
蘇郡閣下有虞翻奮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
四邨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
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翫果
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箬而已建元二年穆如
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
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
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繁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
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

五官殷灋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復得丹陽溧
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隸列堪墾之田合計
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堰可用十
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
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高僚以下官敬子良
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未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充徐青菴五州
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
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
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
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
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
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
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
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
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禡氣夫國資於

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之以威反然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減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核誠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宥情情既有私理或在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俎言充積字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雜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豈明蠲減書

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言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
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
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
淫邊虞方重交州負絕一垂寔惟荒服特遠
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絰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
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
以定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

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措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既舉蠱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
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政陛廣殿稠人裁奉
顏色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生目亟見地夢
望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寒
縑纈雖賤駢門輟質臣一念此毒入心骨三吳
奧區地惟河轉白度所資負罕不自出宜在蠲優

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良克圖受上品屋以
准貨課致令斬樹發尾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
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
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
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
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在公家
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十千加子七自猶未請無
地極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還
皆會非禾女積縱令小民母嬰困苦且錢帛相半
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
茲利八屬近縣既在六畿發借徵調莫煩他邑
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
農收就興宜蒙賑給若通課未上許以申原免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穴密適
心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者扶淮聚
浴靡有生向俱累人靈獨絕温飽而賦斂多少

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實許以賈銜前人增位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層齒愚野未聞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大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促言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誓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

始諒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閔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於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貢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充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

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
至重二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
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
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
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
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
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
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
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

宋使舊列階下劉焜使始登却殿今既
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權陸
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
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
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
廉察相繼被以小罪其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
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
知夫得廊廟之士言聞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
陛下憂國家非但曲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

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射雉子良諫曰勿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
下情震越心懷憂怖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
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
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
乃以翺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
體彼我無異故禮古
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
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身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

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
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
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
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
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
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
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
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
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

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受
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
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
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
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
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
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
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備刻

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厠在
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管如故尋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以行東宮見太子
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
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
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言有使
御府以銅爲華挿御床四角日方入在殿內太孫聞

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皆懼日僚皆已變服
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
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 高宗知尚書事
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
小悉與諱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
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則不得立自此深忌
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垂白省帝使虎賁
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往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
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假至山陵不許進位太

傅增班劔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
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
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
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
年三十五帝常慮之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
東園溫明秘器歛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
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喪宗明
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洽情所隆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憲履正神鑒淵邈道
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
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陞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
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
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
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期
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
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

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
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斗山文惠太子葬
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
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
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
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

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

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
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
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
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
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
宮晉安王寶貝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
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鑿者煮藥都水辦數
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

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
沈徽等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以留其事
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告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
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
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官昭曹德往時之懼與弟
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
兵昭曹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曹兄弟首
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

計子良故防閭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
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
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
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法須昏人出寅等
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
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
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
議莫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爲
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書告御刀

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麀勝中得其
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
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
子周監利侯

廬陵王太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
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
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

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
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
違制度上勅之曰五口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
王不得作乖體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
不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
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鎧亦是銀可即壞
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
自今不啓五口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
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曰

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一使吾失氣五年入為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為中護軍侍中如故六
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甲尋遷中軍將軍侍中
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
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
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徽代之子卿還第至崩
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置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

南齊書卷二十一
十七
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
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
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
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怙騎
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
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
子同永明二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

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

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

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作垂改

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慙睦之風實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

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

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
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
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自有膽幹至鎮數
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縱不令內人私作錦袍
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少。劉寅等連名密
啓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
見勅。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
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
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日既以降

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
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
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
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
人檢捕羣小。勅子響若東首自歸可全其性命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
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
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
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

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日與臺軍
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
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
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
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諱領兵繼
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
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齊檢仗具
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
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官旨便建旗入津

對城南山築城守臣劉寅遣書信喻令宜亮渡乞
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戰此臣之
罪也臣廿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又布還天關傳
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身
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嗟塞知復
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兵部法
獄治罪賜為蚩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賜劉寅
侍中庶弟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祭
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曰宗毅高平人

也有一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以人
關攬家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孫對
跳子嗚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出疑
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若有於
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
因法止憐以恩留故庶人蚡子響言識懷非樹見
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
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鬻但報矢到戈歸
罪同戮即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鬻言不收辜

竟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庚愴
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巨鬻結於
明時一主議加於盛積欽周之為美歷史不
以去非伏願一下天弘以爰詔蚡氏使得安兆未
郊旋空之餘麓微列草土鞠之容薄申封樹之
禮豈伊窮骸被德一貫日天下歸仁臣屬忝
皇枝偏留友睦以巨綱別未安子響言承出
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玩
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

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永明二年出為特使即監南兖充徐青冀五

州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四年進號右軍明年

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六州軍事平西將軍

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安西將軍七年徵

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北騎常侍撫軍將軍

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

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充公休青冀五州征

北六將軍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下加侍中高宗除

諸蕃王遣中護軍王文邈世九江王廣之龍襲殺子

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

公永明三年為持節都督南兖豫司三州南中郎

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為豫州子懋解

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出豫初置力役寡少加子

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兖充徐青冀五

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加故六年徙

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以春秋例死三十卷奏之
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始執府州事十年入為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西巡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一車車平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去衣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郎竹曰本號為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
達時為征虜屯襄陽欲有取以為將帥顯達
密啟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為都
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置將白
俠轂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今為身
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
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
便是大違勅旨其事未輕且此聞人亦難可收
用子懋默然顯達因馳出便發去子懋計未
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

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
阮報缺其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憲
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
與瑤之先龍襲尋陽聲云為郢州行司馬子懋知
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注以流下上至夜回下襲
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
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
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
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命亟逐都必無過憂政當

上懋既死

和道中兵參軍子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
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
叔業遣軍主徐立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
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之懋置
曰少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油鄣面使人害之
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
此軍得諸與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
臣且備不可斷是懼今秋大羊輩越邊

滅之也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節
有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集
應發運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
否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
昂為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官馬不可
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比且爾不如法即聞
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一陣本擬應
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
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

之便是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求或超
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
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
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重覓送先是
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是為
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亦有文才初
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志以魚腹疾
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
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
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

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
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
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高宗少嗣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見
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
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
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
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

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
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鄧
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
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
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
都督南充亮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充

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
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
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
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
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
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
誅蕭繹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謀同謀見
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

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曰
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
此城十年為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
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
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
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
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
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

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
與中書舍人其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
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
人茹法亮殺子倫正小冠出受詔曰烏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
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
此使言軍事不獲已法亮定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
年為南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

虞將軍世孫為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
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
世孫為七王期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
及可定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曰長大永泰
二年一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
建中凡三誅詔王母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
嗚咽涕泣血氣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
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
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
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

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

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摺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曾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循多朝出閫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逆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

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
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
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
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
安阜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齒
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丘蕭

子顯

撰

張融

周顥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
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
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
異人宋孝武聞融有口舌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
郎參軍孝武起新安王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

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
長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後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
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守作海賦曰蓋言之
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
之業也吾遠職蒞管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
經波傳懷樹觀長荒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
反其復懸鳥去其荒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

之壯也故以之頌其所見吾問幹而賦之
焉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
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
川摠川振會道守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
則窮區浸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
回混浩潰巖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旋
轟撞則八紘摧隕鼓怒則九紐折裂衣擗長風
以舉波瀾音郭天地而為勢濤音蓋澤音于洽音洽
來往相辛音合汨音突湫音湫湫音湫宰音宰石成窟窟

奮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頓扶桑而為渣在牙渡灤音灤澗音澗渾音渾涪音涪和音和穰

漣音漣勃音勃淬音淬淪音淪溥音溥瀾音瀾淺音淺龍音龍從音從端音端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

崑崙相壓而共瀆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鼓蓬

連流於瀨瀨於瀨瀨於瀨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

是其回堆曲浦形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

洲島相連東西如滿于天梁禽焚獸胡木漢

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若

茗蕒帶窗醫翳晨鳥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

其西界茫沆于沆汴無缺汴于汴魄于魄漫無桓

旁踞委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

律音律礪音礪山林音山林欽音欽架石相陰陰隕徒隕陀音陀

橫出旁入鬼鬼支罪石砮砮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

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尔非遷而已却天

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

巖昭春而自華江泮許泮泊許泊滌音滌巖拍音拍嶺

觸山礪石汗滂于滂漢音漢况音况朗音朗礪音礪决音决澗音澗阿音阿流

柴礮五感五五頁浪低波落若交若光若折

嶺挫峯窄浪礮音郎梧朋山相砢音合萬里謁謁

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礮獸門象逸魚路

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鳧却瞻無後向望行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

波磊若驚馬山竭嶺以竦石懣鬱若飛煙奔雲以

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

幽暖岫戶蒼蒼蓋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橫橫音皇

沈沈浩浩音滄天人之表決音明蕩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墮

若乃滌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

產魚則何懼音羅鱗音鱗鮪音鮪非魚音人鯨音鯨鱗音鱗滑音滑哄

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噴灑

震騰音騰噴音噴流雨而揚雲喬體壯脊加岳而飛墳

蹀音蹀動崩五山之勢音閭音閭輪音輪煥七曜之文音蟠音蟠蟻

瑄音瑄蟄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

瑄音瑄蟄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

冰景登春伏鱗清綵昇紛洗文若乃春代
緒歲去欽歸柔風麗景晴永積暉起龍塗
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膏
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砥維遠抵藥木以激揚
相礪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至
清蓮代金盃芬芳於遙渚况灼燦於長澤
浮艫雜軸遊船交艘欽軒帳席方速連高入駁馬
而箭絕振排天之雄楓越湯谷以逐景渡

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淡天地於揮忽雕
隼飛而未半鯤龍趨貪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
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
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
渚陶玄浴素長絃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
無陰照天空於鯢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
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

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掌
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
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曠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渴日以飛柯
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
林路雲具若乃幽崖絕於陬夾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
路糝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
洲去敬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

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蒼天增雲不氣
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重

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瓊池玉壑珠

岫珞峯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鍊

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漬漬浴下日月淹

漢星墟滂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

滅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會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

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

狗於人獸道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詒何
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
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奉
行藏虛於用舍應感真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
仁達者見之謂之達恬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
為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還京師以
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一悵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灑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是也
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趾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
挺身奔赴舉秀士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
就為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微
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
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

官行僮幹杖不得出。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曲官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不融，議曰：「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憂，不可開。」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為安成一主簿，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為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為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

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執糞。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人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

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八姪俱孤二弟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
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詔議參軍遷
中書郎非所好乞為甲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止少起身仰首意制甚多隨
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
時與融款接見融常歎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藍縷亦屬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是言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
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
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曰非是乃去其為
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詔議並
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
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

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
揚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
顯見融韋帶垂寬殆將至齎謂之曰韋帶太急
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世相問融
生在何處融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
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幸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着中聞融名上使融
接之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

羊名達六夷豫章王大舍官僚融食多於
畢行多人便去融欲求鹽蒜白終不言方搗食貨
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泉端公事融徒入拜起復為有司所奏見原
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既暨令坐罪
當死欣時父興世不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音陵王于良
乞代欣時死于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

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息月三旬不聽樂事嫂
甚謹宋丞相起事义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
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言
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為贍
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
良薨死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祿不設祭令人捉塵

尾登屋復視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
品法華經妾一人哀事畢及口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
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
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
體多為世人所敬焉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

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
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
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
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
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真沛
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
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

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
銅爲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交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
奇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
蓋不隳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
世孫也祖虎頭負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
族祖郎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
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
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
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
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
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
謂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
遂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
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顯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讓
之於太守聞言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
實極矣役命有常祗在德轉竭感迫驅催莫安

其所險者或鼠避 山湖困者自經清濱爾亦有
摧脣斫手苟自殘落敗傭貼子權赴急難無至
勞使發動遵赴常從輒有相杖被綠稽顙階垂
泣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勸曰
言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
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
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虺虺皆躡唯上虞以百戶
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洞鑿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曰返為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顓還正真郎始與王前軍訟議真侍殿省
復見賞真遇顓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
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
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
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
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
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
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言同勝

乃嘗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
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顯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
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
少從父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諫書
法與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顯書於國書志八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

書求就顯換之顯笑而

曰天下有道立不道

也每與友會同顯虛席

晤語辭韻如流聽

有忘倦亦善老易與張融

相遇輒以立言相

彌日不解清分員寡欲終日

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顯

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茹文

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時何嘗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

顯卿精進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

然各有其累亦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
故大學諸生莫察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
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鯢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是
食蚌蠣使學子生議之學生鍾岵曰鮒之就脯驟
於屈伸蟹之將糖躡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
誤至於車葦蝓蠓眉目內關慙渾沌之奇曠敷
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炊宋曾草木之不若無
聲者無臭與瓦礫其何生昇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
實音見陵王子良見岵議大怒骨兄黠亦適節節
清信願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聞
或在不在近全菜邪脫漣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
異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時
脩仍復為之品節芸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
而勿裁將無厓畔差為士者豈不以怨已為
是以各靜封疆罔稍改軼況乃變之大者
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
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自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寬

殘莫能自列我業又三六可哉可長且區區微外
跪薄易矜歎彼弱虜三顧步宜改觀其飲啄
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後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盛羣閤麥重圍重肉揣毛以挨
校剝如土委地念一兩常理三三為愴息事豈塗
若六三三理誣則三下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
形未息則往一來一生一死
欽 當 雜 報
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甚在豕日多吾儕信
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鳥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具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鳥刀空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
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雍癡迷沈
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
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王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

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贛心崔琰
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
託旨金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
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竒偉
之稱則虞翻陸續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
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
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24567.2

+953.2
4416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reference number,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卷之三